

阿拉伯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阿拉伯短篇小說集

馬赫穆德·台木尔等著

水景宪 刘文焱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858 字數 148,000 開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張 $8 \frac{3}{4}$ 插頁 2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8500 冊

定價 (6) 0.70 元

目 次

埃 及

馬赫穆德·台木尔:

沙良总督的姑媽.....	3
塔瓦杜德太太.....	17
旅行家.....	22
我怎样沒有去成牛津.....	32
哈只·沙拉比.....	47

阿勃都拉哈曼·阿里—哈密西:

正义的戒指.....	56
娜巴維姬.....	72
跛子.....	91
这灘鮮血是不会干的.....	100
你怎么办呢, 哈拉非?.....	116
牺牲者的群像.....	131

尤苏福·伊德里斯:

可怜的劳动者.....	143
-------------	-----

穆罕默德·西德基：

阿米娜 150

阿勃都拉哈曼·阿什—莎尔卡維：

夏天猎鸽子 156

〔以上水景宪譯〕

叙利亚和黎巴嫩

瓦斯菲·阿里—布尼：

在胡特边区的中心 163

两天 181

穆罕默德·伊勃拉吉姆·达克魯勃：

五个小扣魯 187

夜間的流浪者 196

旁观者 202

艾弥尔·尤苏福·阿瓦德：

哈依拉和他的驢子 211

教員 216

阿勃杜尔·麦西赫·阿尔—哈达德：

在死者家中 222

馬瓦希勃·阿里—基亚利：

复仇 228

戴拉瓦尔：

一个孩子的誕生 243

伊 拉 克

阿赫麦德·阿斯—薩依德：

巴达依·阿里·法衣斯 249

宗—农·艾尤勃：

慢性病 258

大領主和穷詩人的爭論 266

[以上刘文焱譯]

埃及

沙良总督的姑媽

〔埃及〕馬赫穆德·台木尔

在首都各晚报平日刊登治喪啓事的专栏里，今日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消息說：

“哀啓！正直的、虔誠的、慈善的夫人，尊貴的穆罕默德·沙良总督閣下（退任的政府官員、丰功伟績聞名于世的显貴人物）的姑媽，不幸于昨日仙逝。夫人身患不治之症，名醫束手，最后寿終于查尔吉本宅莊園。送殯行列定于明日上午十時从車站出發；靈車將于九時半開抵車站。鑒于死者和她的侄兒的身份，預料將有許多显貴人士參加送殯。”

克瑪里先生和朋友們圍坐在“涼第”咖啡館的桌旁，他們常來這裡喝咖啡、抽水煙。他買了一份報，仔細讀完了這條觸目的消息，接着縱聲大笑，向所有在場的人說：

“朋友們！瞧這條非常重要的消息！”

~~大家都快~~地望著他。克瑪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
~~這不是一條~~的姑媽去世了。”

有一位交談的人惊奇地問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从来就沒有听說過关于这位姑媽的事情。大概是她刚一出世，死神就把她追回去了。”

他又大笑起来。一位朋友对克瑪里說：

“我却听說過关于这位姑媽的事情。”

“那才是怪事呢！”

“当然你会觉得奇怪，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沙良总督竭力使别人不知道关于他的姑媽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害怕家丑外揚。他不願讓別人知道他有一位穷姑媽，几乎靠討飯过日子，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間东倒西歪的茅棚里。”

大家惊奇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話，克瑪里先生却說：

“由此看来，报上所說的死者寿終正寢的庄园，难道是捏造的不成？”

“当然是捏造的。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媽的境遇，也知道她生活困难，潦倒不堪，但是他絲毫無动于衷。我从可靠方面获悉，最近几年內他通过管家总共只給过她五十庫路斯^①。”

“沙良总督否認他和她有亲戚关系，然而这位穷妇人

① 一庫路斯合百分之一埃鎊。

却相反，她拚命拉住这种关系，以便求他帮助。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厭恨。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貧困的过去的人：那时他穿着粗藍布衬衫，戴着粗毡帽，放牧牲畜；有时头上頂着盛食物的盘子，給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飯。”

“真是怪事！雷法特先生！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

“我从撫养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这家的家长，是一个高尚而慷慨的人。他認养了沙良，送他和自己的孩子們一道上开罗小学，供給他学費，一直到小学畢業。后来沙良沒有能力升入中学，他又帮他謀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沙良刚在工作崗位上站稳脚跟，看到前途無量，他就从一个謙虛听話的少年变成刚复驕傲的人了。他的运气很好，很快就爬到了高位，而且变得更驕傲了。他的性格和志趣完全暴露了出来。他忘記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忘記了那个曾教养过他的恩人。是的，朋友們，沙良是忘恩負义的，现在还往往如此。我們深知这个人的性格，因此我听到您所談的关于他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

“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媽以外，他就沒有别的亲戚了嗎？”

“她是唯一尙健在的亲戚。他憎恨姑媽，不願認她，其秘密就在于此。”

“但是他畢竟还是認她了。”

“是的，只是在她死后才認她。”

“他認她的用意又何在呢？这真是太奇怪了。”

“他这样做是为了滿足自己的虛荣心。在她生前，他連一文錢也不肯給她，可是她死后，他却为她用了許多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博得虛名；他一生就是熱中于追逐虛名，并以此为唯一乐事的。难道这种隆重的喪礼和盛大的出殯，不是一种炫耀自己的手段么？难道國內名人、显貴和政府高官親臨吊唁，向總督表示哀悼之忱，为他分憂，这不是值得稱美的么？”

克瑪里先生笑起來了：

“簡直是瘋了！如果不是有別的事，我真想參加這次喪礼，瞧一瞧那里的趣事。”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也認識这个人嗎？”

“是的，和你一样。”

“什么事情使你不能去参加喪礼呢？”

“我明天有要紧事，得到庄园去一趟。”

在場的一位朋友建議說：

“那么你就拍一封电报給他吧。”

“你說得对，我就照办。”

雷法特先生說：

“至于我，我是要参加送殯的，将来我再把在那里看到的都告訴你。”

克瑪里先生拍了一下巴掌，把堂倌喚來，向他要了

紙、墨水和鋼筆，就動手擬電報稿。他想了一會說：

“我真不知道對這蠢貨寫些什麼好。”

“寫短些，朋友！譬如說：‘人生總不免一死，祈節哀順變。’”

“這太簡單了，雷法特先生！難道你想要他瞧不起我，挖苦我，把我描繪成慳吝的人么？必須擬一封至少要花三十庫路斯的電報稿……”

然後他又向胡斯里先生說：

“你能給我口授幾句哀切動人的辭句向他表示吊唁嗎？”

胡斯里先生在他們一羣人裏向來被視為詩人。他望着克瑪里先生，考慮了很久，然後說道：

“你喜歡用散文體，還是用詩體？”

“我寧願用通俗易懂的散文體，因為你也知道，這個人是不學無術的蠢貨。”

“就這樣好了，你寫吧！”

胡斯里先生開始口授了。

“什麼？朋友！你又寫成了詩，但是你知道，我是喜歡散文體的。”

“這只是開頭。當然必須先使他產生一種好印象。寫吧！寫吧……”

今天我懷着極其悲痛的心情讀到令姑去世的消息。令姑是高貴而虔誠的夫人，也是貴府的棟梁，她的去世定使您

深为哀痛。总督閣下，伏乞接受我衷心的吊唁。願真主賜給你耐心，替你添寿。願真主超度逝世的令姑。

克瑪里謹唁

“好哇！胡斯里先生！但是我想，这封电报将会花掉四十或五十庫路斯。”

“这算不了什么！”

在場的人当中，还有那散尔先生。他从未見過沙良总督，过去也从未听說過关于他的事情。他很想知道比他今天所听到的更多的事情。

“这个不学無术的人的外貌是怎样的？”他問克瑪里先生，“他多大年紀了？請告訴我！”

克瑪里先生掏出烟盒，遞給朋友們香烟，然后开始談起来了：

“沙良总督是一个肥胖而高大的男子。他的脸是黝黑的，由于飲酒过度，經常紅光滿面。他的通紅的眼睛下的黑圈，充分說明了他是个好色之徒。他本来就长得难看，脸上的麻子使他更形丑陋了。他大約有五十五岁，但是仍过着放蕩的生活。在該用錢的地方，他一毛不拔；在不該用錢的地方，他却揮霍無度。这个不学無术的蠢貨，他只追求外表和虛荣，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使尽他的一切慣技——伪善、諂媚、背信弃义、撒謊和收买。他沒有考上中学，經他的恩人多次推荐，他才当上了小官。后来他因善于巴結逢迎而升官了，逐漸爬到很高的职位。

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弄到了一笔财产。他买地皮，盖房子，儼然是一位最有錢的人了。最后他的劣迹敗露，政府机关把他革职了。他又采取巴結逢迎、奴顏婢膝等伎倆，企圖保住这个肥缺。但这一切都無济于事，尽管他并不願意，他还是丢掉了官职，只落得不少的财产和臭名。人們不久就忘掉这件丑事，过了一些时候，他的名字又在开罗出現，受到推崇和尊敬。現在他就住在自己的府第里，过着有錢有势的寓公生活。”

* * *

送殯行列的排場很闊，而且也很隆重。参加送殯的有显貴人士，数十名最有名的念經者，戴着高毡帽的盲托鉢僧，端着香爐的人，裹着白头巾、穿着綠衣服的各教派教长，各級僕人。行列最前面是两匹駱駝，它們馱着四箱水果和餡餅。这就是所謂祭礼……沙良总督穿着黑色常礼服和居丧特备的新漆皮鞋，他竭力装作悲伤的样子。但是从他的声音里就明显地听出这是伪装的。他向人們述說死者的美德，描述他的哀痛。他还談到，他多么敬爱她，她对他又是多么慈爱。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管家偷偷地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說：

“如果总督把他目前在出殯上花費的十分之一給了死者，那么足可使她一生不愁貧困了……总督吩咐我裝滿四箱名貴的、精美的水果和餡餅，这是他的姑媽在世时

梦想不到的。这些东西应该分给穷人，使死者能博得同情，永垂不朽。”

*

*

*

到了夜晚，灯笼照耀着沙良总督住宅所在的大街。灯笼多得使过路的人恍如置身于豪富欢乐的夜宴中。在这座张灯结彩、铺着贵重地毯的华丽帐篷里，挤满了人；著名念经者的声音响遍了整个帐篷。沙良总督乐得心花怒放。那边又发出了备菜和摆席的喧嚣声。沙良总督吩咐端上最好的佳餚来款待密友和贵宾们。

沙良总督恭敬地接待前来吊唁的客人。他走到桌子旁边，大声呼唤僕人，指挥他们干这干那。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原位上，又在帐篷里跟客人周旋，极力描述他的哀痛，嘆息不已。他还追述死者的美德，她的逝世经过以及他接到这个噩耗的情形。

当念经者念完了一章可兰经，客人们先后向沙良总督告辞，并向他表示同情，然后离开了这座帐篷。这时帐篷里只剩下主人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和僕人。

总督叠起了腿坐着，用手巾拭着汗。然后他嘆了一口气：

“唉！我真累死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艰难。”

总督的一个食客站在他的旁边。他是一个爱拍马屁的可恶的老头，嘴边蓄着稀疏的几茎短鬚。他搓着手说：

“哦！您当然是够累了；但是请您相信，如果不是这

样累一番，那么丧礼就不会搞得这样豪华、惹人注目了。您瞧！所有的人，無論老少，哪个不是談論着他們在这里所見到的东西。”

总督更沉重地嘆了一口气，回答說：

“阿布达里·納比！我可以發誓，昨晚我整夜沒有闔眼，今天忙得甚至連坐下休息一分鐘的時間也沒有。你亲眼看見昨晚客人那么多，难道我能撇下他們不管嗎？”

“当然不能。否則我們就太不像話了。”

“我来回地在客人中間周旋，感謝他們的关怀。我亲自检查酒席如何摆。难道我能依賴任何是事必躬親？”

“总督！不能！当然不能！您常常是事必躬親。”

阿布达里·納比打了一个呵欠，繼續說完他的話：

“我願憑伟大的真主以及他的榮耀的先知和一切聖靈發誓，我一生从未吃过比今天更美味的东西。我也从未見過比今天更豪华隆重的喪礼。您姑媽的灵魂現在暗中盤繞在您的头的上方，感謝您对她尽了孝道。”

阿布达里·納比又打了一个呵欠，然后站起来，請求允許他告退。总督同意了，并塞了一些錢給他，作为对他阿諛的獎賞。

后来总督伸了一下懶腰，就大声叫喊阿济斯·艾芬吉。这个衣冠整潔的四十来岁的人，是总督的私人秘書。他走进来的时候，总督皺着眉头說：

“我对这次出殯十分不高兴。我不滿意你的輕率态